



愚公不移山

章柠檬/文

开门见山地说吧，我家开门就是一座大山，山脚下的老居民常年想着“愚公移山”，今儿说的就是愚公们的故事。

前溪桥、前溪路，这是温岭家喻户晓的老县城地标，这附近姓“前”的其实还有一座上了年纪的山，叫前山。它之所以不被人熟悉，是因为被一排排的通天房遮住了面孔，几乎不会展露在城市的版图中。我家这一排离前山最近，出前门迈出5步就是山，出后门拐个弯50来步就是前溪。前山虽然没前溪热闹、出名，但前山却静静地陪伴了我们30多年，已经是家不可或缺的组成，我们欢喜过他，嫌弃过他，改变过它，也被它改变过，四季轮回，年复一年，它记取了我们全部的童年、青春，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家的回忆。

1992年，我们开始入住前山脚下，那时全市刚开始流行商品房，那时的人们对城市有一种狂热的向往，那时的人民路是温岭最热闹的商业街，下海、炒股、彩票……是那一年刚兴起的热词。集体性地追求繁华、制造喧嚣，也给当时的居处赋予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越往闹市住越显尊贵。而我们，偏偏落户在了僻静的前山脚下，能吵到我们的只有山上的鸟。山还是光秃秃的，阳光无遮无拦地照进院子，说实话还有点乡下的味道，这份寂静现在品来是享受，在当时却是失落，至少它没有满足一个刚从乡下搬到城关居住的小孩强烈的虚荣心。

因为山上并没有多少树木，所以经常会有附近的学校到这里组织爬山比赛，也有勤奋的孩子一大早就爬到山顶去背书，学生们的欢腾和琅琅书声给前山带来了些许生机。后来，居住在这一带的农民开始上山开垦，种上了毛竹、杉树、樟树等，山上渐渐多出了几条通往山顶的小径。大家渐渐跟前山熟络起来了，开辟的菜园子也多了起来，大家在这片山上尽情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与爱好，有的种起了番薯、土豆，有的种起了青菜、搭起了瓜棚，有的种上了杨梅树、桃树、樱桃树、枇杷树……

最奇葩的是我爸，居然弄了一个车位。我们跟着他挥了一个星期的锄头，硬是把门前的山脚下开辟出3米见方的停车位，这野蛮行为，只有山可以忍。

总之，前山变绿了，也变好看了，它在长大，它已和这一带居民打成一片。

没过多久，山脚下两个废弃多年的防空洞开放了，我们喜欢叫它香蕉洞，因为它是用来储存香蕉的。隔三岔五的，就会有推板车的长队伍往香蕉洞运送绿色的香蕉，然后每天清晨4点钟，又有小贩们从香蕉洞把黄澄澄的香蕉运出来。大概觉得打扰了附近居民，香蕉洞的老板经常会请我们吃香蕉，小孩们则可以直接跑到香蕉洞里，爱吃多少吃多少。我那时觉得挺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可以带同学去参观香蕉洞，弯弯曲曲的有600米来长左右，两边高高地堆满了香蕉，见成熟的，随手可摘，兴奋程度不亚于现今的小孩去摘草莓。

其实真正打扰我们生活的，不是香蕉小贩，而是好多居民开始养狗了。对狗来说是件挺幸福的事，这里的狗不用拴，去山上自由溜达，主动上各家各户串门，到晚上才被关进自家院子守门。可对作息规律的人来说，确实挺糟心，半夜山上有个风吹草动，狗吠声此起彼伏，一大早你出门上学，一不小心就会走狗屎运，除非你起得比狗早。“汪星人”6点不到就被放出来了，它们示威游行似的，排着队伍都巡了好几遍山，不知道理了多少“炸弹”。

也不知过了多少年，前山像个粗汉越长越野了。附近学校早就不在这里安排爬山比赛了，可能走的人少了，山上杂草丛生。先前种的树越长越

高，竹子早已成片，也没人砍。先前喜欢种菜的也上了年岁，不爱上山折腾了，仅留下山脚下几株果树，任凭四季雨露浇灌，独自春华秋实。山上的小径已完全没了踪影，大片的高树把太阳遮了个严实，树长得一年比一年高，我们在小院里享受太阳的时间一年比一年短。记得上小学时，在院子里，还能在太阳下玩半天围棋，高中时，一吃完中饭就得跑到四楼去晒太阳。香蕉洞也关闭了，大概这种经营模式已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洞门口被杂物堆放得凌乱不堪，几乎将我们对它的记忆也盖住了。

这几年，开始疯长的大山对我们并不友好，不仅是将很多阳光挡住了，密集的林子里开始有野猫、野狗甚至野猪出没，白天还好，晚上孩子们夜自修回家，大人们都要拿着手电筒到大元桥头接一下才安心。每年夏季傍晚，高亢、嘹亮、持续的蝉鸣声响彻山林，吵得我们吃饭都不香了。每年除了冬季，妈妈都会提醒我们关好纱窗，不仅是防蚊子，蜈蚣、壁虎、蚯蚓、癞蛤蟆也会偷偷找上门。

当然，每当你清晨从床上醒来，睁眼就能看见碧绿的树木，推开窗，草木浓郁的香味扑面而来，你似乎原谅了一些。每当你随心所欲地到山上摘几颗樱桃品尝，一天天看着杨梅由青变红，看桃花开过、看桃子挂树梢，拿起铁锹去山上挖笋……你似乎又原谅了一些。

但不管怎样，前山还是陪伴了我们30多年，“愚公移山”的想法也伴随了我们30多年。

2023年2月22日，“温岭发布”的首条推文让前山脚下的居民沸腾了。定了！前山脚下的雁鸣新村已划入城村改造，愚公可以不用移山，政府帮我们移房子了！当年的愚公是没赶上好时候。

我突然很想对那座山说，谢谢你！谁都无法把你从我们心里移走。相信从此，你会变得更好，我们也会变得更好！

我期待三年后，前山可以真正以山的形式走进温岭的城市版图，开阔、整洁、秀丽，它的美一定不逊于前溪。到时候，我们这些和它生活过的居民一定会再来这里走走，细数那山那人那狗……细数我们挥之不去的曾经。

阮更超 >>

曙光湖即景

在曙光湖，天空离我很近
云朵和草木逐一沦陷
湖边一排路灯，焚烧了黑夜
如同鱼群放奔声音
在开和关之间，充斥着丢失主语的呼吸
松软的阳光，跟远处的滩涂一样
一部分铺展开，汇聚成清晨的一条支流
一部分成为沉积物
牢牢压住万物的沉默

又到双龙洞

双龙洞外，依旧是双瑶池
我依旧叫不出任何一株草的名字
就像绝大多数的人不认识我
这不妨碍我们在洞口排队队列
如同一截蠕动的肠
消化着冗长的时间和方寸的空间
穿过因加钙而更有骨气的石头
犹如滑过柔软与艰辛的产道
重见阳光，路标，以及继续行走
落日牵着泛红的光线
线的这一头是我的一个停顿
我半生的行走，与影子相隔玻璃
或者缺席许多发生的事情

可当你发现新芽已悄然藏匿期间，凋零的花瓣不知不觉间自然重生时，内心的震惊伴随着狂喜席卷而来。这份惊喜比花儿瞬间绽放所给予的还要动人，那份落花伤怀的情愫此刻早已荡然无存，余下的统是那山穷水尽时绝处逢生般的喜悦。

养花，即养心。若花开，是青春之歌；花谢，则是成长之谣。我要告诉那个不愿意种花的人：只要你有一股穿越季节轮回的信念力量，花谢，绝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花谢的那一刻正是新生命孕育的开始。你逃避开始，你避免的可能不是绝望而是希望；你拒绝开始，你避免的可能不是苦难而是幸福。

这使我想起一位充满神奇色彩的女人：她叫 Aimee Mullins，天生没有胫骨，在婴儿期就成了双腿截肢的女孩，如今却拥有多重身份：演员、超级模特、奥运冠军、时尚界的缪斯……失去双腿，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就会被同情与嘲讽沦陷，选择逃避一切，会埋怨老天的不公，会责怪父母为什么生了这样的自己……可她不是一般人！对于不堪的现实，她不怨天尤人，不悲观失望，她乐观接受，坦然面对，向阳而进，不断挣脱先天的束缚，不断丰满精神的羽翼，用自己的血汗书写了传奇的人生，向世人证明自己是個满血复活的超人；告诉众人：双腿截肢不是世界末日，这恰恰是人生的新起点。只要你内心足够强大，身体上的残缺又有何惧？只要你拥有精神羽翼，没有双腿照样能健步如飞。只要你不选择逃避，生命就会绽放。

再说说曾热播的连续剧《我的前半生》吧。当女主罗子君被承诺养自己一辈子的老公陈俊生抛弃的那一刻，她如临世界末日，将自己关在房里不吃不喝，面对闺蜜百般的加油打气，她依然心如死灰。若不是男主贺涵强行带她去闺蜜工作的公司比安提感受职场环境，彻悟自己老公出轨问题所在的话；若不是公婆嘲讽她没能力养孩子刺激她的话；若不是血缘亲情难以割舍的话，估计罗子君这辈子就死在这场她男人递给她吃的“毒苹果”式的婚姻上了。



春来了

龚铮

东风吹笑了一湖春水
那些经冬慈爱的芦苇，探身
用花白的须发
轻抚鱼儿灵动的尾翼
紫玉兰化身一叶扁舟
载几片云烟，悠闲荡漾
总有几个娇媚女子
踩着阳光的温暖轻挪碎步
用多情的细语唱软碧水柔波
野鹭是最兴奋的朋友
击节应和，隐没穿梭
春去，春又回
就像尘烟里的故事
叙说不完
春天的声音
今夜雨是灵动的手
将窗棂弹奏得叮当有韵
一只被洗礼的猫引吭高歌
过去，以及一些未来
在不急不缓的雨里唱得透亮
簌簌声是时间的舞步
白天我看见初生的桑椹
在风里摇曳，挑逗鸟的争鸣
那个可爱的人
在我耳边轻语，可否愿意
陪她去触摸春笋的呼吸
因为，她说听到了
春天拔节的声响

九龙湖夜游

朱云根

过农舍，穿行地毯式的绿道
不足一圈，晚霞西沉，华灯初上
或许你从九龙大道闻来
避于茶室、书苑，悄悄入湖
大隐、小隐，你都倍觉舒坦
九龙湖，有声有色的陪衬
湖水滋润过尖尖的小荷
新绿灌溉一方，灰色浮萍出局
万朵十万朵郁金香粉色登场
相映湖中的喷泉，分外张扬
夜景什么时候铺上一层厚重的色彩
城市与生态绿色循环密切融洽
我能触手探出此情此景的再深处吗
也许是夜色包裹了我
你的到来还那么的轻盈
欲拥入怀抱，湖光十色全开



温岭潮

沈文军

东辉阁的景色，长在石夫人的脸上，锦屏公园的水泵
意象在方山开花
石塘渔港夹在太阳的缝隙
左边的龙门沙滩
被月亮披上金光
右边的鞋帽，是童话里的孩子，被坞根湿地热销
被九龙湖追捧
轻轨在高楼丛中，形成流量
潮水般的汹涌
高速公路被贴上商标，成为品牌
我种鱼，在松门海涂长成大树
我写诗，粉黛乱子草用方格和鱼恋爱，和广场舞谈论养生
风力发电塔高耸，码头繁忙
堤坝的手，伸向海的辽阔
掀起温岭潮
海上红灯笼
抱着海的红包，点燃浪花的蜡烛
用毛竹的骨头架起森林的仓库，用夕阳的红布鞠躬
红灯笼的灯，是淘宝的天
树向工业区的路鞠躬
我伸出双手祝福
在情和鱼之间和蓝天拥抱
红灯笼，丰富的细节
是小鲜肉的长篇小说
灵动的意象，诗歌像帐篷
散落海上，掀起巨浪
为红灯笼作揖
纸做的鱼游上高山，而
真实的鱼已爱上树
我在休闲期的岛屿摆上餐桌
筷子的礼数，向门前壮举的草致敬，向肚中辽阔的海致敬
我的老年开始了长寿

花谢了又何妨？

王丹华/文

炎炎夏日，骄阳下的盆花无精打采的。为了让它们恢复生机，暂时休假在家的我想到了让它们早进屋，晚出门。早餐吃完，将它们搬进屋内；晚饭后，将它们一一挪回去。就这样，一来二去，在搬挪中感受着花开花谢。

每当看到还是不起眼的小花蕾，过了一宿竟然开了，还很灿烂地对着你笑，这时的我就像中了大奖似的沉浸在惊喜中。

看到一片片花瓣凋落的凋落，枯萎的枯萎，不免有些感伤。“不愿意种花，是不愿意看见它一点点凋落”，顾城的《避免》恰好表达我此刻的心声。明知道选择了开始，这一结果是无法避免的，但一时还是有些难以释怀，惜花伤怀之感一时弥漫全身。

